

“老山羊”72岁翻越大别山 温州有位七旬“山野收藏家”

本报记者 林雨尘

“最近走得‘近’了，瓯海、洞头，露营、轻装徒步，像散步。”12月27日，记者联系上79岁的夏惠通时，他刚结束一次温州地区内的徒步，声音爽朗，透着运动后的酣畅，“网名叫了一辈子‘老山羊’，都快80岁了，是该慢些了。但山，总归还是要见的。”

2009年，63岁的夏惠通徒步穿越中。

迷恋自然： “山在哪我在哪”

退休前，夏惠通是一名与观赏花木、亭台楼阁打交道的园艺景观工程师。或许正因如此，他对自然的眷恋深入骨髓。

与山的“初恋”，发生在1973年一个偶然的过路时刻。途经黄山时，夏惠通被惊鸿一瞥的奇峰彻底攫住了心神。那次之后，城市的生活便再也无法将他完全围困。他成了一名“山野收藏家”，在大自然的山河画卷上，勾勒自己的生命线。

家人曾是他最初的旅伴。但渐渐地，他追求的不再是寻常的观光，随着家人们陆续退出，“老山羊”开始了真正的独行，偶尔会在路上遇到驴友，结伴而行。

翻阅夏惠通的旅行日志，恍如翻开一部徒步史诗：57岁，重装徒步穿越“贾登峪-喀纳斯”；61岁，重装徒步成功登顶四川四姑娘山大峰；66岁，徒步穿越江西武功山；67岁，重装徒步湖北麻城龟峰山，露宿杜鹃花海；68岁，露营在海拔1593米的江西罗霄山脉十八排、攀登山东纪王崮，露营在古墓墓道里；71岁，重装穿越雁荡山南部山脊；72岁，一个人重装徒步穿越大别山，在南天门露营……

走过了多少座山？夏惠通挠了挠头：“境内确实是数不清了，那些有名的山和徒步线路都走得八九不离十，仅西藏都去了四次了，四川是N次。境外的话，大概是走过31个国家。”

遭遇险境： “做攻略是必要的”

山收藏了他，也考验着他。数十年的行走，险境是必修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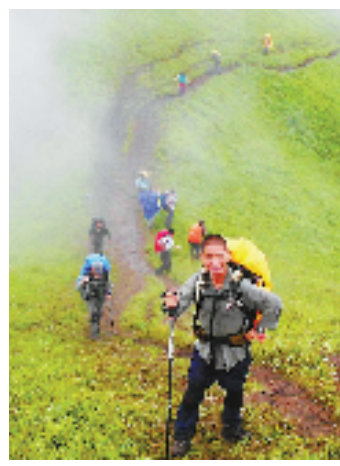
1987年夏天的张家界，月亮垭西天台还是一片“野地”。一座孤耸的石峰，数十米高，连接它的山脊宽不过两三米。山脊线一侧倚着一架施工留下的简易垂直铁梯，夏惠通怀抱着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儿子，一步步向上攀爬，登顶回望，他才发现梯子的最上一级，竟低于石峰边缘——没有护栏，没有缓冲。下去的唯一方式，是趴下身子，双手死死扒住冰冷的岩石边缘缝隙，将双腿悬空探下，去寻找那摇摇晃晃的梯子。最终，凭借惊人的毅力，他护着儿子安全退回。“那之后我才真正明白，山可以亲近，但必须敬畏。我不是征服它，只是它允许通过的客人。”

1997年8月，游览过“悬空寺”后去登北岳恒山。因恒山为五岳之一，是风景区，他稍显大意，未做详尽攻略。又适逢恒山登山大会，主路上都被志愿者占据，在登顶的一段是攀爬野路上去的，大意中没有做路标，下撤时却在一片相似的岩石中迷失了方向。

自认的“老马”竟一时失途。在漫长而心焦的摸索后，终于望见远处山坳里一个渺小的路亭轮廓。“那真是救命的影子。”他感叹，“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。山永远比你想象得复杂。”



2021年，夏惠通穿越西山风水洞-双灵村。



2012年，夏惠通在武功山。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步履不停： “走不动了就去讲故事”

常年行走，夏惠通也成了自然细微变化的记录者。他记得某些山谷里杜鹃花哪一年开得最盛，记得某条溪流的水位随季节的消长，记得曾经人迹罕至的小道何时变成了石板台阶。他的行走，从单纯的探险，渐渐变成一种沉静的观察与对话。

他偶尔会翻看那些厚厚的相册和日志，里面夹着干枯的标本、奇特的石子。每一件都是一把钥匙，能瞬间打开一整个山间的午后、一场淋过的骤雨、一次辉煌的日出或日落。

为了保持这项爱好，夏惠通一直保持着运动习惯，跳绳、拉伸、散步……只要有时间，运动便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“登山徒步对膝盖的消耗很大，所以还是要学习正确的登山姿势，另外就是千万不要逞能。”

“人老了，腿脚是慢了，但心还跟着山在跑。”79岁的“老山羊”眼里，那簇热爱山野的火苗，依旧跳动如初，“只要能迈开步，我和山的故事，就还没写完。如果有一天我走不动了，我就坐在松台广场上给后辈们讲故事，我想还是会有一些听众的。”

山路漫长，而收藏家的旅程，永无止境。